

内江市文史资料

第十二期

政协内江市委员会
内江市编史修志委员会 编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

目 录

特稿·发自家乡的报告

- 记我国授予的第一批博士之一李尚志的成长道路·····杨继仁(1)
- 论蔗糖纠纷·····周永林(9)
- 云开雾散看长江·····梅 英(12)
- 清末内江社会情态及辛亥年反正经过概略·····韩文畦(14)
- 辛亥革命前后内江袍哥活动情况·····**朱绩熙**(17)
- 甜城风物志** 内江圣水寺·····满延贵(19)
- 桂湖、大洲胜景及其变迁·····邹作圣(21)
- 夏布—内江著名的土特产·····阴钧陶 唐遵古(26)
- 东方文教研究院开创时情况述略·····身 智(28)
- 简 讯·····(30)



发自家乡的报告

——记我国授予的第一批博士
之一李尚志的成长道路

杨继仁

我国首次举行博士论文答辩，研究生马中骥、谢惠民、李尚志、赵林城、白志东已分别通过答辩，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

——摘自新华社北京6月16日讯

中国科学院付院长、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著名生理学家冯德培认为，我国建立学位制度并培养出了第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博士，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摘自新华社北京6月17日讯

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数学研究所所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兴奋地说：“盼啊盼啊，年复一年，头发都盼白了，盼望我国能够建立学位制度，独立自主地培养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博士。现在，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摘自新华社北京6月17日讯

……希望没有得到学位的青年们不要气馁，探求科学真理的道路是漫长的，无止境的。只有不畏劳苦努力攀登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摘自新华社北京6月17日讯

他不像博士

他，李尚志，就如我所采访的许多人共同说的那样：“其貌不扬”。的确，他风度并不翩翩，也不潇洒倜傥，更不显得才华横溢。今年，他刚满三十五岁，身材就略显肥胖，说话

时微微眯缝着眼睛，而且嗓音洪亮，不管在那种场合，从不调整音调的高低。尤其他的头较大，上面随便搭拉着微微卷曲的黑发，一笑，给人以憨厚的感觉，读初中，同学们叫他“大脑壳”，他笑一笑；读大学，有人对他妈妈说：“你的尚志看起来傻乎乎的”，他妈也宽厚地笑一笑。人们要这样看，有什么办法？有一次，那是李尚志考取了科大以后回家度暑假。他穿着一件圆领汗衫，又未扎进腰带，下摆在膝盖上面荡来晃去，卷起的裤脚一只高，一只低，又配上一双在公路上翻动的光脚板，难怪有人说：“看他那个样子，哪点像个大学生！”大学生应是如何模样，不得而知，总之他不像。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不修边幅的青年人，仍然蓄着初中时的头发，穿着五十年代就在流行的中山服，圆领汗衫，没有烙下一点随时代而发展的服饰的印记。但是，一点也没有妨碍他成为大学生、研究生，又摘取了理学博士的桂冠，而且是最年轻的一个！中国有句古话“大智若愚”，俗语也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大概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他此时回到内江城，可能也有人会说：“他一点也不像博士”，是的，有人像博士，但不是博士；他不像博士，倒真成了博士。

粗枝大叶要不得

“要说志娃当了博士，主要是党的培养，老师的教育，他自己的努力。”在内江市市中区交通路李尚志家中，他母亲和我拉开了家常。谈到自己的儿子，真使她高兴。他腿脚不便的父亲斜靠在凉椅上，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偶尔插上几句。

“去年，志娃回来给我说，他的同事问他，你父母亲的文化很高吧？他说：‘我妈妈几乎是文盲，我爸爸也只是初中生。’本来嘛，就是这样。他读的书，字弯弯拐拐的，我认都认不到，能帮他什么？不过，他小时候，我们还是教了他一些。”李妈说到这里，似乎还比较得意。“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我家隔壁住着一个私塾老师，教了十多个学生。志娃两岁的时候，我们忙不过来，就把他放在这个老师家里，他一听老师教哥哥姐姐识字，就像灌了迷魂汤，不闹了。有时我去抱他，他还要哭，我说：‘你这个毛葱葱娃儿，懂个屁。’嘿！结果要不了多久，他还认得一些字罗。后来，我们就剪了一些字贴在墙上，让他认，”这时，李尚志的父亲插上了嘴：“他爱在石板板上乱画、乱写。我就给他讲，写字要规规矩矩，不能缺笔少划，粗枝大叶要不得。”

“是嘛，干什么事都得踏实些。哦，前几天志娃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回来。”李妈转身进里屋拿出了一封信。

信是李尚志同志五月十六日从科大写回来的。信上没有几句话：

“爸爸、妈妈：

报告你们一个喜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终于在昨天举行了。

……就要正式授予我博士学位，使我成为中国自己授予的第一批

博士，……”

看了信，使人高兴；看了信后附的几句话，使人深思。这段话是批评他去年刚考进科大的么弟的：“我让么弟也参加了我的答辩会旁听，使他受到教育。他的学习情况不太令人满意，我看了他的试卷，还是老毛病，粗枝大叶、马马虎虎，不知什么时候改得过来。”

“李尚志对他弟弟要求很严啊。”我说。

“他要求自己更严。”李妈似乎偏爱她的长子，好像要打破中国“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的传统。“志娃读小学是直接读的二年级，少读了一年。他在内江市中央民小、八小读的小学。初中、高中是在内江二中读的。他读书吃得苦，用不着我们去管。他作业完不成，拿棒棒都打不上床，星期天也迷在书里去了。说不管，还是要管，要管他按时吃饭。有一个星期天，他到图书馆看书，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我在门口望，这个娃儿跑到哪里去了？下午才回来，饿得蔫叭叭的。我骂他，你这个娃儿姓啥子怕都搞忘了。饭都不回来吃。他说，图书馆中午休息，被关在里面。嘿，你说笑不笑人，连一个活人都关在图书馆里了。不过，那会他也矮，钻在杳见里，打电筒都找不到。”

“哈哈……”我们都被李妈风趣的语言逗乐了。

“说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硬是没有耽误过他们几兄妹的功课。我自己就吃了文化低的苦，孩子得多读点书，家务活也尽量少让他们做。结果这个书呆子在万源当老师时，我看他瘦了，叫他买支鸡来炖，他鸡也买不来，杀也杀不死。要不是别人帮忙，怕只有依旧把鸡送回自由市场。不过，志娃这点好，不争吃，不争穿。本来那时我们经济也不好，一家七个人主要望到他爸爸。六五年他参加高考，进考场还穿的他爸爸的衬衣。”

“这个娃儿考了回来，衬衣一脱，又把考了题重新算了一遍。”尚志的爸爸淡淡加了一句。

这淡淡的一句话，在我耳里，味浓得很，嗡嗡响了很久。

新年的钟声

“我和尚志是初中、高中的同窗学友，至今仍是好朋友。他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我很高兴。报上公布这一消息的当天，我写了一首诗祝贺他，其中有一句是‘血汗铸成博士冠’，事实也正是如此。”铁二局内江子弟校教师张伏瑞同志一听我的来意，打开了记忆的大门，学生时代那些闪烁着青春气息的事件，又争先恐后地涌到了门边。“我感到他学习的最大特点是刻苦认真，从不浅尝辄止。当时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书呆’。他爱看书，并不呆。高尔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扑在书上，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尚志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对知识具有饥饿感的人。”

“你能否举一个例子？”我插了一句。

“例子嘛，很多。当时内江二中是地区重点中学，高65级由各县市的优秀学生组成，尚志又是其中的尖子生。他逻辑思维强，对数理化有特殊的爱好，但他并不偏科，大量阅读各方面的书籍，以此掌握学习的钥匙。有时，老师出的数学题把同学们都难住了，而尚志却能用最简便的方法，迅速正确的做出来。这主要是他能把各方面的知识融汇贯通，把笼罩在习题上面的伪装撕开，找出它似曾相识的面目。那时，同学们学习热情普遍都很高，经常在晚自习之后仍要探讨学习问题。我和尚志回家顺路，经常是一边走，一边谈。有时谈不完，就走过家门沿着西南二街转，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一次，我们探讨一道数学难题的解法，晚自习之后，又沿着大街走，后来就干脆站在电影院门前的路灯下演算。那天很凑巧，恰好是除旧布新的新旧年交替之夜。我们也不知在那儿呆了多久，突然‘咣、咣、咣……’清脆的钟

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原来是中央广播电台报道新年到来的钟声。哦，已是子夜时分，新的一年到来了，我们又长了一岁……”

张老师说到这里，沉默了，似乎记忆的溪水在和新年的钟声共鸣、激荡。

“现在想起来，那一瞬间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尤其尚志，有理想，有抱负。站在冷气浸人的街道上，听到报晓的钟声，大家心里那种清新向上的感觉，难以言喻。听到这钟声，大家似乎都感到，祖国就象钟声预告的那即将来临的春天一样，到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想不到，不久来临的却是文化大革命……”

我们都沉默了，能说什么呢？这几个字眼犹如一盆脏水泼向了美好的回忆，令人不寒而栗。过了一阵，为了打破沉闷，我的话题转了向。

“张老师，同学们给尚志取名书呆，你却说他爱看书，并不呆，这句话怎么讲？”

“其实嘛，尚志料理生活的能力是不大强，但他的知识领域较广，爱好较多。那时，他爱吹笛子，拉二胡，还为学校的演出参加伴奏。他也爱长跑，翻双杠。历史、地理、文学他也比较喜欢，尤其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从高中到现在近二十年了，尚志回到内江，总要约我们去游三元塔、西林寺。登上高山，他最爱背诵的是范仲淹《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还爱即兴赋诗。”说着，张老师从箱子里翻出一叠诗稿，有二、三十首之多，是李尚志写给他的。我一看，这些诗词的写作跨越时间长，有律诗、绝句、小令，借物抒怀，以诗言志，很有真情实感。有一首《忆江南》是他在六五年和同学们登上三元塔填的，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忆 江 南

西南望，如画是甜城，霞染清江流铁水，风吹绿浪走银鳞，塔揽众山平。

七四年，他写的一首七律诗，抒发了他立志投身科学事业，百折不挠的决心：

七律 自勉

平生宿愿竟如何？	为国争光志不磨。
不学孤芳求自赏，	愿为滴水汇江河。
攀登哪怕崎岖险，	攻读不辞万卷多。
回首征途才一步，	且将剩勇奏新歌。

在文革的坎坷岁月中，李尚志同志经受了种种困难，他想有所作为而不能作为，心情很苦闷。下面这首诗表达了他那时的感情。

七律 望飞

少年壮志竟何酬，	逝水无情又一秋，
脱颖之机何日是？	混天过日几时休？
读书只合寻游戏，	锻炼原来筑债楼。

漫道张飞无算计， 能为先主识风雏，
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我感到了一颗自强不息的心在跳动。

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内江市依山修建的房屋鳞次栉比，在阳光的照耀下，绿树的掩映下，显得分外明快。早汛的沱江水已开始混黄，但还与往昔一样，一往情深地眷恋着美丽的甜城，缠绕城市大半圈，还最后一次亲吻内江的土地，才慢慢东逝。这几天，我在与原内江二中老同学的谈话中，他们都充满感情地回忆起座落在沱江畔的母校来，并提到了一件使人感奋的往事。

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李尚志考进二中的初中不久。有一天上体育课，教体育的范老师象一股风似地卷进了教室，他激动，他笑，他高声地对同学们说：“容国团获得了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我国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在国际体坛上，我们的国歌奏响了！我们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升起来了！升起来了！”随着范老师“升起来”的喊声，他的双手也高高举到了头上，突然不动了，眼中闪耀着喜悦的泪花。老师兴奋激动的情绪感染了学生，同学们都睁大眼睛，凝望着范老师举在头上的双手。透过它，似乎看到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天白云下，正迎风飘扬；或许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感到五星红旗正在自己胸中猎猎作响……这件事，给李尚志年幼的心灵烙下永生难忘的记印。事后，他对一些同学说：“我也要像容国团那样，为祖国努力学习，争第一。”

这就是李尚志刻苦学习最强大的动力：祖国的荣誉。

我怀着探寻本源的愿望，来到了内江二中。

在李尚志同志的母校，他初中、高中的班主任以及一些科任老师，都深深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自豪。他们回忆着自己最得意的这个学生的情况。

“初中时，李尚志爱记日记。在他的日记上有这么一段话，”李尚志初中的班主任唐书琴老师开始了她的开场白。“这段话是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他在学习上的确不畏劳苦攀登。进初中第一年，他期终语文考试成绩只有50多分，未及格。第二年，他就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迎头赶上，这年期终考试语文成绩就上升为97分，几乎翻了一倍。自此，他的成绩一直名列班上的前茅。有的同学叫李尚志为电子脑袋，其实，主要是他自己的努力，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劳动。那时，我们经常组织主题班会，学习马克思、列宁、毛主席青少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小故事，学习保尔、柯察金的革命精神，组织同学们讨论，使大家受到教育。在我们教室后面的墙上有一个学习园地，供同学们发表自己的学习体会、学习经验，李尚志的学习经验就经常贴在学习园地上。他的确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是啊，李尚志的学习成绩优异在全校都有名。”李尚志高中的班主任谭功源老师接上了话头，“一九六三年春季，内江市举行了全市中学生数学竞赛，李尚志获得了第一名。一九六四年又获得学校物理竞赛第二名。这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是与他认真学习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在学习上挤时间刻苦钻研分不开的。”谭老师提到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使我想起了李尚志在高中一年级时写的一首诗《学雷锋》：“不求千古名，但作螺丝钉。殷殷为党意，件件利人行。”

“几年来，李尚志的数理化成绩几乎都是100分。”谭老师继续他的谈话，“学校党支部要他向全校同学介绍学习经验，他写了一篇学习体会《学习在于坚强的意志与毅力》，学校把它张贴在学生会办的板报上，向全校学生推广。”

从老师们的谈话中得知，李尚志读中学时虽然也积极参加劳动，参加锻炼，团结同学，多次评为三好学生，但总有一股认为他在走白专道路，不过问政治的偏见。但学校党支部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他，支部书记章添同志找他个别谈话，鼓励他为党为人民刻苦学习，不能松劲。后来，章添同志还支持这个高材生报考全国重点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老师们的谈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想法，白专、红专，这是本质不同的两条道路。李尚志究竟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事实最能说明问题。

早在63年在校期间，李尚志就写下了“精忠报国凌云志，誓学雷锋保国防”、“锦绣前程随党奔”的诗句。

六五年，他刚考上科大，就从北京给他的同学来信表示：“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下定决心又红又专。……我相信，经过努力，困难一定会被克服，我一定能学好。”

在北京，他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后，心潮难平，写下“壮志巍巍叱风云，丰碑凛凛记红心。鲜花涌浪红旗海，尽是沙场碧血凝”的诗句。不久，他在科大参加了共青团。

十一年后，即七六年，就在报纸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当天，他给一位正准备结婚的同学写了一封贺喜信。信既贺同学新婚之喜，更贺国家之喜。信中写道：“今天公布了大快人心的喜讯，四大恶霸终于垮台了！你们一定也为之欢呼吧？看来国家还是很有希望。”

这难道是不过问政治的人，走白专道路的人能具有的思想境界吗？李尚志的确不是文革期间那种司空见惯的空头“政治家”“革命家”。他，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前途紧密相连，把个人脚踏实地的行动与振兴中华连在一起，是个又红又专的人。

崎岖道路上的攀登

一九六五年，年轻的李尚志曾坦率地认为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今后生活的道路要比他曲折得多。他这一幼稚的估计的确大错特错了。十多年来，摆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而是一条荆棘满布的崎岖小路。但他并没有在这条充满困难的道路上灰心丧志，畏缩不前，而是努力地前进，甚至是艰难地前进，终于取得了卓著成绩。

一九六六年，他刚进入大学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大学生涯自此结束。运动初期，他也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狂热地卷入了这股浪潮中，认为他们所干的事业是“焚尽妖魔鬼域，照亮五洲天”，李尚志虽然狂热，但还没有狂热到连一点书都不读了，有空，他还是要演算几道习题。这时，他所在的“红卫兵”小分队接收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科大数学系曾肯成教授，来这里“监督劳动，改造思想。”在那颠倒一切的年代里，出现了这么一个颠倒的插曲：有一次，李尚志有一道题解不开，只好晚上去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请教。自此，白天曾教授进行“劳动改造”，晚上却成了这个“指点江山的革命小将”的老师。在这样奇特的环境里，时间一久，老小两人心心相印。老教授从这个勤奋自勉

* 引自李尚志的诗句

的青年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李尚志从这个自称“破帽一顶，清风两袖”正直的老教授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首先学到了要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的起码品质。十多年后，一九七八年，李尚志又再次成为曾肯成教授的学生，曾教授成了他当研究生的导师。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插曲，就如许多小说里写的一样，但，它是真的。通过这件事及其它许多耳闻目睹的事，使李尚志逐渐认识到，他们的“造反”，并不是“传遍井岗火种，唤起工农百万”*的事业，一度感到迷惑彷徨。生活本身教育了他，他找准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开始了长达十年孜孜不倦的自学。

一九七〇年，他从科大分配到四川省万源县沙滩公社小学任教。几年来，他在这个“沙滩”上打下了自己扎实的基础。这是一所戴帽子的山村小学，李尚志担负起了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的教学工作。在这里，他既教书，又编教学参考资料。他自编、自刻、自印的《列方程解应用题》就长达九万字。在困难的条件下，雷锋的钉子精神又在他身上得到了发扬，他挤时间自学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运筹学以及普通化学和分析化学，并巩固和提高了英语水平。七三年，李尚志回内江探亲，刻印了一本《乐谱速记法》，作为自己业余爱好的消遣。当时有个同学说，你可不可以用此法搞一个汉语速记法。这个搞数理化的人，受此启发，第二年就搞出一个《汉语（拼音式）速记法》。据说用此法，二分钟就可把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全文记下，而这首词仅朗读就需一分多钟。当然，李尚志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数学研究上，他陆续写出《笔算开平方方法的改进》，《截锥斜角 γ 的近似计算》、《数学口诀一则——有理数的混合运算》等论文，但却苦于找不到发表的地方。他针对一个同学的来信，复信写道：“‘坚’难‘攻’，‘捷’难‘报’，‘佳篇’何时见天日？”李尚志还主动帮助邻近的工厂解决了生产中的计算问题，受到工人师傅的称赞。后来，李尚志虽然调到了万源县师范、县文教局等单位工作，但是，路仍弯弯曲曲，天空依然乌云滚滚。七四年春节，李尚志在工作队工作，在偏僻的山村里，他一个人度过了这传统的节日。除夕夜，他思父母、怀故乡、念同窗，在灯下写出一首情真意切的七律：

半天星斗半天山，	望断关山度欲难。
独自空楼悉寂寞，	千家灯火照团园。
亲朋一线存侥倖，	游子三番作梦还。
梦也无非温旧梦，	张张照片伴无眠。

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那时精神上的苦闷。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日子里，李尚志所处环境的条件是艰苦的，但学习从未停止；他精神上也时时感到苦闷，但从未丧失信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当时写了一首七律与他的一个同学互勉，其中“正果须经八一难”的诗句道出了他对生活的看法。

粉碎了“四人帮”，笼罩在祖国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路平坦了，但每个人脚下的路，仍要自己走。七八年，李尚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基础数学（代数）专业研究生，走上了深造的道路。他同其它研究生一样深深感到：要是“四人帮”不垮台，自己也许永远学非所用。现在党和国家给自己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人民寄予了自己这样巨大的希望，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十载迷途遗痛在，岂容分秒再蹉跎。”*

* 引自李尚志的诗句

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李尚志几乎忘记了时间是怎样从自己身旁流逝的，但他时刻以马克思那段名言激励自己，在科学崎岖小路上努力攀登。几年来，他没有辜负祖国的重托，人民的希望。

早在七十年代中期，美国著名数学家奥兰教授对数学的有限典型群提出了一个猜想，称为“奥兰猜想”。这个猜想虽然赶不上哥德巴赫猜想有名，但它的提出，立即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重视，不少科学家投入了证实这个猜想的研究工作，迄今尚未取得重大的突破。七九年，李尚志在曾肯成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为了攻克难点，他吃饭、走路、坐车都在想。八〇年三月底的一天，他凌晨三时醒来，突然想起睡觉前看曾肯成教授关于线性群文章中的一句话，思想产生了飞跃，打开了难点的突破口，接着经过二十多天紧张的工作，终于完成了第一篇有份量的论文《关于有限域上射影特殊西群的子群格》。李尚志在对多类有限单群的子群体系的研究中，他大胆采用更抽象的几何式解法，打破了传统的代数式解法，独劈新路。经过艰苦的劳动，他先后写出了六篇高质量的论文。这些论文，有的证明了美国数学家提出的猜想的其中几点，推翻了其中不合理的几点，取得了重大突破。八〇年，我国著名数学家万哲先教授到美国参加一九八〇年美国数学会年会，他也把李尚志的研究成果带到美国。当李尚志的研究成果一公布，立即引起了各国数学家的重视，称赞说：想不到中国经过十年动荡之后，仍然出现了这样富有才华的青年数学家，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样重大的突破。奥兰教授本人也对李尚志同志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今年3月5日，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李尚志同其它15名同学一道，以优异的成绩荣获科大一九八一年度郭沫若奖学金，获得了银质奖章、证书和奖金。

今年4月8日至16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数学会第一届代数学学术交流会议”上。大会安排了两个青年人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一个是居住海外的台湾同胞，一个就是李尚志同志。他在大会上作的学术报告，受到了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一致好评，评价他的发言“最精彩”，“最有生气”、“最有气魄”，后来在他的博士学位申请表上，校学位委员会评价他在大会上作的学术报告是“在南京代数会议上，被誉为近年来代数学最好的成果之一”。

今年六月十六日，李尚志同志以他的《关于若干有限单群的子群体系》论文胜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同马中骥等四个研究生一道，获得了建国以来（不如说是自古以来）我国第一次授予的理学博士学位，他年仅三十五岁，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最年轻的博士。“我国建立学位制度并培养出较高水平的博士，说明我国在人材培养问题上已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痕迹，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大事。”李尚志同志在这件“很值得庆贺的大事”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虽然没有升国旗，奏国歌，但他同样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人民同样为之欢欣鼓舞。

二十余年来，李尚志同志实践了他初中时的诺言：“为祖国努力学习，争第一，”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就如他所写的一首诗里说的那样：“回首征途才一步，且将剩勇奏新歌。”。是的，不应该也不能够满足，全国人民正睁大眼睛注视着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

我仍引用新华社电讯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发自李尚志家乡的报告：

“获得博士学位只是做科学研究的开始。”

论 糖 蔗 纠 纷

周 永 林

相持很久的内江糖蔗纠纷，据报裁已由当局召集蔗农、糖房、漏棚及各方会议后获得解决。就今年说，这场纠纷暂时可告无事。但以内江糖蔗生产的本身说，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因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糖蔗纠纷的直接原因：由于内江蔗农在青黄不接甘蔗尚未成熟之前，需款周转，而向糖房低价预卖甘蔗；及至今天甘蔗已经成熟，但其所付生产成本，为数太巨。与预卖价格，相差太远，蔗农以不堪其超经济的剥削，要求另行评价。但据内江蔗农请愿团代表张匀石先生等，在成都招待新闻记者所发表谈话称：内江县政府当局非但偏袒糖房，通过甘蔗自由买卖的提案，对于政府所禁止的预买预卖制度，不但不予制止；反而任其流行，陷蔗农于万劫不复之境。以至蔗农在甘蔗成熟时候，不得不一面组织请愿团，向各方呼吁评价，一面阻止糖房下田砍蔗。双方对持，而成僵局。

所以就问题的表面说，纠纷的直接对象是蔗农和糖房，问题的中心是不合理的预卖制度。概言之，可归纳成下述两点。

第一，内江土地是相当集中的。据一般统计，佃农成分占农家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大都以栽种甘蔗为主。自从抗战以来，由于一时农产物价格高涨和田赋改征实物的关系，地主为转嫁其负担起见，所有地租，也一律改收实物。同时由于内江土多田少和盛产甘蔗的关系，土租都折成甘蔗。普通每万土（即产甘蔗一万旧斤，约七千公斤，合二市亩）纳甘蔗租二千至二千五百旧斤。并且按照当地习惯，农民租地种蔗，都在头年预纳地租，俗谓“先称后种”。可是这正当天寒岁暮的时候，农民都很窘迫，何处有钱缴租，只得向糖房告贷，以明年甘蔗作质。而内江糖房实则又大多就是地主，故经济情况拮据的农民，在甘蔗尚未下种之前，就已在地主、糖房、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压榨下，预先注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第二，甘蔗是一种生长期较长，需肥料和人工最多的作物。在生长期中，必需培肥二次，每次约需六、七十工，而一般蔗农都是一贫如洗，一需资金周转，就预卖甘蔗。根据四川甘蔗试验场民国二十七年的调查，在内江东兴乡一〇五户农家中，预卖青山者，有九十六家，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在永兴乡八十家蔗农中，预卖青山者，有七十五家，为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五。其严重普遍，于兹可见一般。

按照一般情形，预卖青山在价格和当时糖价都保持有相当距离，去年糖价一直扶摇上涨，元月中虽曾一度盛传有台糖四万五千吨内销，内江糖价，一时下降，但以情况大白后，

又回头上涨。兹据四川甘蔗试验场调查，今年各月糖价如次：（单位：万公斤、万元）

月份	白糖	红糖	桔糖	漏水
一月	1,200	630	540	95
二月	1,400	720	650	101
三月	1,493	760	670	112
四月	1,650	820	720	133
五月	1,630	830	730	130
六月	1,533	833	713	113
七月	1,500	826	793	92
八月	1,810	960	890	108
九月	2,200	1,290	1,080	116
十月	2,800	1,900	1,300	140
十一月	2,600	1,400	1,100	130

注：每万斤甘蔗制糖清九百斤，制红糖八百斤。

根据上表观察，今年一月与十一月糖价相差一倍以上。蔗农甘蔗预卖愈早，其蒙受的损失愈大。同时蔗农需款最切的时期，第一是在头年（阳历一月底）缴纳地租的时候；第二是在五、六月甘蔗放种后、水稻插秧及甘蔗第一次培肥（统称上小行）的时候，第三是甘蔗第二次培土、施肥及水稻收获时。根据今年调查五、六月每万旧斤甘蔗售价六、七万元，七、八月售价十二、三万元，九、十月售价由十四、五万元上涨至十七、八万元，至十一月达三十万元左右。十一月甘蔗已经完全成熟糖房开始搞糖了，这时蔗价虽较前为高，但能够有甘蔗出卖的农家，早已为数不多。而以往各期的预售价格，若照每万斤甘蔗制红糖八百斤计算，与当地糖价相较亦极悬殊。因此预卖制度在根本上即成了地主、糖房、高利贷者三位一体加给蔗农命运上的一付枷锁，成了妨碍内江甘蔗生产发展上的最大桎梏。

其次，甘蔗预卖价格非但比当时糖价折合数低，较其生产成本相差尤大。根据今年调查，每亩土甘蔗（约八千五百市斤）的生产成本为三十二万三千一百七十六元。折合成每万市斤的生产成本为三十八万二千零七元。其详细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
人工伙食	75,750元
肥 料	64,800元
蔗 种	19,200元
地 租	30,000元
农具折旧	3,000元
捐 税	1,000元
投资利息	129,426元
合 计	323,176元

所以到甘蔗完全成熟时，有许多农家若照预售价格数量把自己甘蔗缴给糖房，常有连尽其所有，尚嫌不足的事，以致不足之数，又按照当时甘蔗市价合成数，预卖下年甘蔗作抵。年复一年，使自己命运，永远掌握在地主、糖房、高利贷者手里。

这种行为的结果，农民的唯一办法，只好放下甘蔗不种，改种其他作物。但事实上为了交纳地租的关系，栽培那种作物不能由你自己选择。所以只好一边对地租应付，一边减产。据四川甘蔗试验场的统计，自抗战以来，内江甘蔗生产数量的减少是极其惊人。二十七年和今年比较，相差在一倍以上。

在过去政府对于预卖问题也曾经取缔过。但结果因蔗农和糖房（或谓地主）基本关系上未能调正和产生预买预卖的背后问题未能解决，预卖仍然风行，只不过改头换面，在一个所谓“自由买卖”的伪装下进行就是了。例如前次糖蔗纠纷进行得白热化的时候，蔗农请愿团在成都提出希望，请省政府督飭县政府迅速严厉取缔预卖甘蔗行为和宣布预买预卖契约无效。但糖房方面则强调这系“自由买卖”，而县政当局在第一次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主张由县、乡分别组织调解委员会，蔗、糖、漏三方如对蔗价交易发生异议时，即由当事人申请乡调解委员会调处。不能解决时，转送县调解。再不能解决，则逕向法院起诉。可是在“自由买卖”美名下，在现行法律的面前，我们预料蔗农一定是败诉的。这个办法之所以不能完全为蔗农所接受，原因即在于此。

根本上解决内江糖蔗纠纷的办法，是在解决内江糖蔗生产上的根本矛盾。糖蔗纠纷表面上说，对象是蔗农和糖房，实则糖房即为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综合体。今天内江农民在高额地租的压榨下，不得不预卖甘蔗，去交付地租。这种超经济的剥削，实在说比“三月卖青苗，五月卖新谷”的命运还要悲惨得多。设若这种土地关系和租佃制度不能求得合理调正和解决，整个糖蔗纠纷是永远不会获得圆满解决的。

其次，蔗农是求得生产上必需资金周转才预卖甘蔗。所以治标的办法，是在蔗农栽种甘蔗需钱周转时举行低利生产贷款，使其资金丰裕，无须预卖甘蔗，使其能待价而沽，不致因新糖价低，忍痛出售而遭损失。

内江的糖蔗纠纷，虽然今年最后已由专员公署提出六项办法（详十二月十四日《新民日报》），调正每万公斤甘蔗为三十八万元而获得解决，但这只是个暂时解决今年问题的办法，而整个问题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

（原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云开雾散看长江

——范长江老友在内江生活片断

梅 英

记得约在1937年七七抗战初期，长江从外地回内，沱江中学欢迎他向全体师生讲演，这是他初次给我的印象：性格爽朗，语言锋利，风度潇洒，他说在中国看了不少的中学，比较了成绩和校舍，似乎沱中校址风景优美，仅次于烟台中学，而成绩还不在烟中之后。随即分析了抗日战争形势，并介绍了他参加塞外义勇军战斗过程。长江他认为人的生命是短促的，更要抓紧时间学习，工作，这是他在艰苦征程上有次煤气中毒，几乎丢命而得出的教训。他谈人生艰苦的历程，对我这个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思想震动是够大的，多少播下了一点民族，爱国的种子。

全民抗战的声势如火如荼在祖国大地上燃烧起来了。长江作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经常奔驰于东西各战场，在各大报上发表了不少的“战地通讯”。我在每节课上都简介一些抗日英雄故事，学生对此比上美术课还更感兴趣，基于这种原因，约在1938年底，剪辑下长江战地通讯专文不下五十篇，经过几次与长江信上联系，他初次认为大多是在火海中抽空写成，艺术性不高，但多是有血有肉的文字，他建议内容雷同的可以抽去，总以能具体反映抗日大战中的主流：长期抗战，全民动员，最后胜利一定获得的乐观精神。最后确定三十篇，加上所序，尾跋和刘澜划同学的短序，寄开明书店出版，向全国发行，并选刊了部份载于当时“内江日报”，对内江抗日宣传多少起了一些作用的。

“长江通讯集”也可作为一面镜子，反映出国民党反动派明抗战，暗投降：一面空喊“团结”，一面实行反共；以节节败退为“转进”；保存嫡系，消灭地方部队，借刀杀人；大官僚发国难财……不一而足，如写山东战役，长江三呼：“可杀刘汝明！”使蒋介石心惊肉跳，作贼心虚！又如所写“陕北之行”这篇报道，还早于斯诺，使中外人士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决心，从此以后，中外舆论转变，引领瞩目延安。

长江写文章很快，是和他长期不断写日记分不开的。他自学是本着利用“三上”时间——即马上、厕上、枕上。他的日记从中学时期就开始，一直几十年没有间断过，有部份留在家中。因此有人向我谈过解放初期在田家乡了头曾发现有范陆（即长江）的日记本出售，据说已经识者收存上缴到北京去了。写到这里还想起一个故事提供参考，这是田家乡一位姓赖的老先生说：长江的父亲在当团总时，长江在南京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却拒绝了家庭的接济。一次其父在茶馆内当住几位老友拆开长江写回的信，内除不接受家庭接济外，还画了一只手枪并注：父亲要好好为人，不要欺压老百姓！否则枪口冒烟，悔之晚矣！足见长江对家

庭和人民的態度。在抗日時期，很多進步文化人都集居重慶，當時長江是大公報的名記者，蔣介石想利用，控制他，曾誘以小轎車及種種條件，可是他堅決不受，憑着一支董狐的史筆，寧肯拋去“無冕之王”（記者）的頭銜，真是“紅顏棄軒冕”，正義凜然專辦中國青記學會及國新社。1440年底長江與沈老鈞儒之女沈譜結婚了，當時我曾詒了幾句韻語賀之，中有：毛錐雖在手，莫作畫眉張。文墨出名門，金卿邁盛唐……渝江風露冷，珍重口鸞鸞！”等句。

關於“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內江分會的成立，自然是長江的關係，記得是武漢快撤退時：“內江日報”轉載了一些長江的“戰地通訊”。我在編“血光”副刊。約在1939年春末，他回內江，一次在我家（現沱江巷）有聞化魚，劉石夷幾個文藝友人，大家談了一些抗戰文藝新聞問題，長江提出由我在內江搞幾間屋子作過往內江的進步記者和文人的聯絡點，取名“記者之家”。後來大部文化人撤向桂林，“記者之家”並未辦成。只有把青記學會的牌子掛在外南沱中的第二校門上，由聞化魚負責，是學術研究性質。未展開活動，後來聞離開內江，學會無形停止。長江離內前也曾在沱中講演過，內容記得的有反對分裂，反對投降，堅持抗戰等等，長江走后，曾寄信與我說可以給大公報副刊寫一些文藝短詩之類這也是一種救亡工作。又寄了一些文藝稿到桂林“救亡日報”發表，後來長江轉移到香港去了，失去聯繫。

不料歷史走出了正軌。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一個身經百戰的新聞戰士，黨的優秀兒女，竟被無辜迫害含冤逝去了，年僅六十一歲。現雖已平反昭雪，但一代人才之損失，真萬牛難挽。歷史垂訓，永堪痛鑒。當茲范君十一年祭真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之感。又誰知一個“紅顏棄軒冕”的新聞戰士反而“蹈首卧牛棚”呢？聊草二律，以奠英靈。

書生戎馬值途窮，	抗節高懷背故踪。
塞上霜嚴存弱息，	延河日暖煥新容。
筆槍在握傳真理，	矢石加身扣醒鐘。
風雨縱橫長夜旦，	老兵離陣太匆匆！

〔注〕長江自命“小兵”

當年敵屢無冕玉，	史筆董狐正義張。
火海馳驅民族淚，	風雲變幻寇仇亡。
昭昭戰檄春雷動，	草草南朝兽走忙。
魯迅長江雙管健，	鋒芒如戟戰文場。

清末内江社会情态及辛亥 反正经过概略

韩文畦

一、清末县中社会各阶层情态

当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时，内外各种因素冲击着清政权的基础，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纷纷奋起反清自救。这种社会演变情况，表现在全国全省各个地方，也表现在一个县区里。

内江地处成渝通道的中心，在当时资五属中，是比较开明，繁盛得风气之先的。辛亥革命前，县中社会各阶层情态，虽现在材料甚感不足，但根据个人回忆，其时一般都已不复安于故常，而有除旧布新的迫切要求，则是非常显著的。

首先号称“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对清室中叶以后外患频仍、不断作出丧权辱国的勾当，感到羞愤；加以晚季当权亲贵及慈禧太后的昏愚贪鄙，毫无澄清振作之望，遂多对皇权发生厌恶唾弃的情绪。清宫的失德秽行，四处传播，在所谓“两宫大行”时，街巷照例普贴哀悼联语，颇有嘲讽轻薄的文句，引人讪笑。犹记当时文英街双巷子口墙上，曾有不知谁人写的“可怜废帝为冤鬼，还喜西宫去贱魂”的对联，便是一例。科第原是知识分子向所欣慕追求的，及废科举，大家竟毫不惋惜；而新编译的属于洋务及声光化电数理地志等书籍，则甚为流行。学校初办，自己及医遣子弟入学肄业的情况，盛极一时；亦有出省、出国游学留学的。往昔专事钻研讲章策论的读书人，是大大地变了面目了。

在乡塾少数的老儒中，也还有沉迷封建意识，昧于种族大义，不知时务的人。我曾于宣统初年丁祀（祭祀必在逢丁的日子）时，在文庙中见有人谈及“臣民食毛践土不应犯上”的话，立即受到当场一群中少年人的诃斥奚落。问他：“究竟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呢？”老儒瞠目结舌而不能答。一部分人喜欢阅览并介绍明季遗老著作及事迹，这对于皇权的尊重信仰，更形动摇。又颇闻巴县人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虽未及亲读其书，但相与传播其事，不复以为“大逆不道”了。

戊戌政变以后，县中人士大都争阅《新民丛报》，倾向康、梁一派的君主立宪运动。清室虽有销毁康、梁著述不许传播的诏令，然毫无效果，反因是禁书更增高其价值。内江中学原有精装《新民丛报》一部，人争借阅，后说此书已毁，但有人在校长刘昭汉家中发现，因之大哗，皆骂其独享。而成都书贾米县中卖书的，有几部石印本，立即售空，其为人倾倒如此。同时也有主张推倒清王朝彻底革命的《民报》暗中流行，但为数似甚少，不易寻求。

因而阅读到的人不多。比较说来，当时站在君主立宪运动一面的人是不不少的，自然到了辛亥革命稍前一段时间，形势急转直下，也就转化为革命的拥护者，同情者了。

工商界是向不关心国事的，但自中国与外国订约通商，洋货源源输入后，由于国内买办阶级的兴起，县中许多行业，不能不与洋货发生密切关系，因之自然地联系到国际间一些事情，于是县中大字号（大商家）也有订阅省城及省内外大商埠日报的。除注意行情外，也相与谈论国事，流播新闻。正式商会成立后，更有一些老板参加县中公事，与一般士绅合流了。就当时来说，县中并无较大的工商业要和外货竞争，对于外商压迫的反感不甚显著，反之，还不免染上一些买办阶级的不良气习，而安于作外货的推销者。其时以洋纱洋布为主要的的外来货，住在南街喻氏宗祠里的渝帮纱布客，凡二十余家，交易颇形繁盛，其它货物则为次要的了。

妇女们受礼教习俗的锢禁，县中和各地一样，约束是很严的。但到光绪末年，已逐渐走向开放。当时以放足为号召的“天足会”，由县举人刘昭汉等绅士主持，热心从事，逐户劝说，强聒不厌，颇发生转移风气的作用。一面因女学堂开办，各界家庭女子入学肄业的不少，后来也有出国出省留学的。这在当时，确是一件大事。由于妇女生活领域的日益扩大，便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加速变化，从而呈现出进步面貌。

哥老会在县中中下级阶层，是颇为流行的。在下层哥老集团中，品类十分复杂，常与官绅作对，潜力不小。及清末民气日张，更宣扬哥老原是光复汉族的秘密组织，知识分子中亦渐有人乐于加入。由于传闻川南著名哥老首领余竟成（英）和革命党人有联系，更暗滋着一种反清的激情，这种激情，到了保路同志会起来的那一阶段，便明朗化了。忆光绪宣统之交，县中以大汉公为总公口，以朱章甫为领袖。朱为人开明慷慨。通晓时事，故颇为人们拥戴，具号召力，因之在当时或后来，对于时局革新，都起了相当的推动与支持的作用。

“天主”、“福音”教堂，原是帝国主义者对落后国家侵略的工具。当时奉教的人，大都是别有隐衷意图托庇的。及庚子排外失败后，凡是“吃教”（即教徒）多气焰高涨，教案不断在各地发生，县中亦然。但在学校开办后，青年学子都自发地有了“担当国事”的气概，一时呈现澎湃之势，教民便有所敛迹了。至于教堂的司铎、牧师，也都觉得清室政权难于延续，时局必有转变，而亦改变态度转与士人交际亲近。如县城福音堂牧师黄传监，即储有许多关于“洋务”、“新学”的书籍报章杂志及鼓吹改革的秘密小册子供人借阅，广泛流通，其间尽管含有很大毒素，而在推动维新运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确也起了一些影响。

一般市民生活情形是十分复杂的。本县地区交通方便，耳目原不闭塞，因之对时事不甚隔膜。皇权、官权、绅权，在一般市民心目中，威信日益下降，而对全面改革，则都是同情的。对革命党，却有不少并无根据近似神话的传说在暗中流播；有的自谓与党人有联系，知道他们会随时相与接纳的暗号。而且坊间的匠师店员间，到处都在传说川中自徐天德、冷天禄、蓝大顺、李永和、余栋臣等先后起义及石大开被害等故事，即是儿童们听了，也觉得“造反”并不是值得惊怪的事情了。

尊重科学、破除迷信的心理，在市民中也逐渐活跃。县中因开办学堂占用庙宇，常把神像捣毁或移出，并未发生异议，只是在乡间少数地方，曾引起小的纠纷而已。

农民一般对地主缴租、县局缴粮是困难的，衣食是艰窘的，情绪是不高的，但以生产生活的迫促，也只得拼命挣扎，哪有余心余力来过问国事。平时为了减少来自土豪吏胥们的侵

悔，不少农民加入了当地的哥老会，尽管要受会党的驱役。及保路同志会兴起，农民感到有了出路，纷纷起来响应，与各地保路同志会一道从事反清抗官的革命行动了。

当时县中社会各方面的情态，粗略回忆，大致如此，显然由于材料的缺乏，深度和广度都是不够的。不过从这当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在一个县区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接触了“时代革新”的思潮，产生了改变现实的愿望与意志，从而牵动其他阶层，普遍形成“非变不休”的情绪。及县中同盟会兴起，发动反正，进而与全省、全国的革命合流，也就有了现成而可靠的基础了。

二、反正经过概略

在清末以推翻清王朝为日的的革命党，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四川同盟会员散在各地的，为数甚多。内江当时最知名的同盟会员，为喻培伦、喻培棣兄弟，号大、小喻。又有余切，后号公孙长子。其余有罗伯宏、谢绍濂、李益文、吴树韩诸人，皆深自韬晦，人所不知。四川同盟会在重庆设机关部，以其地踞四川交通枢纽，可以广事接纳四川志士，而主持者又皆谨严机警，颇负时望，故甚少败漏，因之肩荷了全川革命事业的联系部署和策动的重任。内江为成渝交通孔道，系著名产蔗制糖地区，每年榨蔗熬糖季节，常集中本地及外来工人十余万，故为全川适宜于策动革命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武昌起义前，端方率领鄂军入川，鄂军中原有不少革命党人，入川后即与川中党人取得联系。及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端方恰到资中，于是停止前进，暂驻观变。荣县党人吴玉章、吴庶咸二人，受命经自流井来到内江，时为十月初三（公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应为十一月二十三日——编者）住喻培伦烈士家中，即与端方所带鄂军中的党人于过内江时接上了头，作了准备。到十月初五日，鄂军在资中起义，端方被杀，公推军中党人陈镇藩为统领，陈即派人到内江与玉章联络。十月初六日，内江知县彭竹庭探知各方接连起义消息，即立携带县印逃往东乡松柏寨暂避，随又将县印交与当地著名士绅伍心言，托伍于事定后交与县人，旋即离寨他去。

县中原驻有一部巡防军，此时已逃跑了，于是县中同盟会员即与吴玉章商议，决定立刻行动。吴树韩特出外探听情况，途中遇中学体育教师马石奇。马对吴说，团练局长谢联辉要找你们议事。吴赶回喻家，向玉章、华韩说了及邀同党人谢绍濂，李益文等齐去团练局，在一小屋与谢会谈。谢先说：“匪来了，我可派队去打；同志会来了，我可派人去交涉；现在鄂军要来了，我就无办法了，所以找你们来商量地方安全问题。”玉章当即答说：“治安秩序可以保证安全，但你必须先交出团练局。”谢初不允，聚集屋外小坝上的群众，听说谢不肯交团队，遂皆大声怒吼：“非交不可！一定要交！”谢不得已，乃允交出。当即由李益文将团练局接收过来。

随着由喻培伦烈士的父亲学庵和玉章诸人，召集群众大会，地点在城内天后宫大戏台前，到会者几千人，情绪十分热烈。当由玉章上台宣布革命宗旨，提出建立革命政权主张，群众一致欢呼，立即通过成立内江军政署，即举吴玉章为行政部长，吴庶咸为军政部长，拥两吴到县署就职办公。

陈镇藩于十月初七日率鄂军由资中回经内江，县人开大会欢迎，见其士气振奋，装备精良，且与人民一同站在革命方面，无不深加赞誉。他们受到热烈殷勤的招待，亦十分感动。